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51 卷，2010 年 7 月
頁 29-58
Tunghai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51, July 2010
pp.29-58

《三六九小報·史遺》寫作之探析

許建崑*

Study of “Neglected History” Column in 369 Little Journal

by
Hsu, Chien-kun

關鍵字：歷史軼聞、史料考證、科舉見聞、文化論述

Keywords: Historical Anecdotes, Comment on Government Examination, Cultural Discourse

* 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一、《三六九小報》之發行
- 二、《史遺》專欄的作者
- 三、《史遺》內容探究
- 四、《史遺》寫作技巧之探究
- 五、結論

〔提要〕

《三六九小報》創報五年（1930-1935），由趙鍾麒負責撰寫《史遺》專欄，刊行五十五則，其後長子趙雅福續寫三十八則，合計九十四則。看似隨筆，內容則包含史事、軼聞、坊間故事、科舉瑣談，以現今觀點而言，間接提供了歷史、地理、文化等考述的材料，不僅可以讓我們理解清領以迄日治時期台灣人民的生活狀況、思想意識，更能夠從書寫間發現撰述者趙鍾麒廣博的閱歷、獨特的文筆風格，以及保有漢文文學的最後一塊領域的企圖。傳奇與敘史，在寫作意圖上是兩難的選擇；可是在文化傳播中，卻又相伴而存。本文透過史料考證、社會文化考述與小說書寫的技巧，來理解《史遺》。期盼讀者可以從文化接受與傳承的軌跡，感受鍾麒、雅福喬梓在詩學之外的另一件成就。

Abstract

369 Little Journal was published for five years, from 1930 to 1935, during which period Mr. Zhao Zhongqi wrote 55 articles in the column entitled "Neglected History." The column was later continued by his oldest son Zhao Yafu, who wrote 38 articles. These articles, 94 in all, may look like random notes, yet they contain historical events, anecdotes, local stories, and comments on government examinations, which, by today's viewpoint, provide us with research materials in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These materials help us understand Taiwanese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and ideologie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Qing Dynasty's rule to

Japanese occupation. In these articles we also find Zhao Zhongqi's breadth of knowledge, unique writing style, and his effort in keeping the last resor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studies "Neglected History" by way of historical dialectics, socio-cultural investigations, and writing techniques of fiction. In addition to their effort in poetic transmission, the Zhao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recep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Han Chinese culture in Taiwan.

《史遺》專欄出現在 1930 年台南趙雅福先生（1894-1962）發行的《三六九小報》之中，作者署名為鍊仙、崎雲、亞雲。名為《史遺》，有「概正史之所遺」¹的意圖，試圖以文言書寫的傳記體，敘述作者個人的親身經歷、社會現象觀察、文化風尚，有保存或增補「正史」所闕之意圖；但其中不免混入民間野史傳聞，描寫民間情色、罪犯、律刑、因果報應等事件，充滿怪力亂神的傳奇筆法，可以博得讀者喜好。專欄見報時間前後五年，續筆的亞雲轉變了敘述風格，大量徵引前人史作，尤其是《台灣采訪冊》的部份稿件，「徵史」意圖再度浮現。

《三六九小報》研究者雖眾，引述史材駁雜，與事實亦有若干出入。本文首先從歷史求真的態度，明確考辨，交代《三六九小報》之發行、《史遺》專欄的設定、撰寫的篇章內容，進一步討論其寫作技巧，理解日治時期台灣文人的漢文書寫，並討論用傳奇筆法與歷史記載二者之間的矛盾與互融。

一、《三六九小報》之發行

《三六九小報》從 1930 年 9 月 9 日創刊，以迄 1935 年 9 月 6 日，發行時間共計五年²，是台灣日治時期以漢字印刷出版的報刊³。每年元月六日為公休日，報紙停刊，五年之間共發行 479 號。報館地址原先設在台南市白金町，後遷末廣町⁴，與負責印刷的鴻文活版社近鄰。

所以稱為《三六九小報》，係因每逢 3、6、9 日發行，每個月共刊行 9 號；報名亦

¹ 《史遺文集》提要，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卷 37，頁 1，2007 年 6 月。

² 刊行時間前後五年，其中曾停刊兩次：1932 年 12 月 9 日停刊二十餘天，次年 1 月 3 日復刊；1933 年 8 月 13 日再度停刊，時間長達半年，次年 2 月 23 日復刊。停刊前均以〈停刊小言〉、〈社告〉通知讀者。張志樺《情慾消費於日本殖民體制下所呈現之文化與社會意涵——以《三六九小報》及《風月》為探討文本》，成大台灣所碩士論文，2006 年 7 月，頁 5；疑成文影刊未全，479 號並非最後一期。從 479 號內容觀察，許多文稿均未完結，亦無停刊跡象。在新資料出土前，本文暫以 479 號為最後一期。又《臺灣歷史辭典·三六九小報》辭條，云：「為期兩年之久。」有誤。

³ 《三六九小報》出版時，尚有《台灣日日新報》（1898-1944）、《台南新報》（1921-1937）、《新高新報》（1929-1938）發行中，參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曾啟雄、楊惠娟師生合撰〈日治時期報紙版面編輯設計研究初探〉，「國際設計教育論壇在東方」研討會論文，東方技術學院，2004 年。

⁴ 《小報》149 號（昭 070129）起，社址改末廣町，與鴻文活版舍相鄰，至停刊不變。

合於易經「陰陽相濟之意，同人乾乾惕若」，期望「收有終之美」⁵。此報發行迄今，已有七十九年之久；最後一期的出版，距今也有七十四年。原先的報紙坊間已無處可尋，成文書局曾在 1976 年影印發行，裝定為三大冊。這個影印版所依據的原稿漫漶，照相製版時，效果更不好，不利於讀者辨讀。而且已經絕版，僅有少數圖書館留存，調借閱覽更形困難。幸有文听閣主人林登昱從中整理若干專欄文字，重新排印出版，並央請中部幾個大學的老師、學生參與校勘，使得部份文獻舊著，得於重現世人眼前⁶。

《三六九小報》發行人為趙雅福，趙鍾麒與連橫擔任顧問⁷，理事有王開運⁸、蔡培楚⁹、張振樑、蘇錦墩、鄧燦琳。報社的營運頗倚重這些政商良好的理事¹⁰。編輯最初由洪坤益負責¹¹，稍後王開運、蔡培楚、陳圖南、譚瑞貞也加入編務及專欄撰寫¹²。他們

⁵ 《三六九小報》創刊號，幸龢先生（王開運 1889-1969）〈釋三六九小報〉。

⁶ 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2007 年 8 月出版。內有文集、奏稿、雜記、報刊雜文四大部份，共計 75 冊。從《三六九小報》整理下來的有：鄭坤五《坤五文集》、洪坤益等《開心文苑集》、王開運《幸庵隨筆》、《三六九小報文輯》，以及崎雲等《史遺》。重新排版，增加校勘上的困擾，但對於有必要爬梳史料的讀者，則提供了閱讀上的便利。

⁷ 小報第五號（昭 050923）顧問署名趙雲石，即為趙鍾麒，發行人趙雅福的父親。1931 年連橫（1878-1936）回台，從《三六九小報》第 35 號（昭 060103）起，與趙鍾麒並列顧問。見林文月〈從雅堂先生家書觀連雅堂的晚年生活與心境〉，頁 9，「第二屆中國近代文化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連橫」，政治大學文學院主辦，1997 年 5 月。

⁸ 王開運（1889-1969），高雄人，早期擔任岡山小學教師、台灣銀行行員、大東信託公司，1929 年前後擔任台南市協議會會員、市議會議員、高雄路竹庄長、台灣運輸組合評議等，為台南工商業界鉅子。參見台灣省諮議會網站 http://www.tpa.gov.tw/big5/Councilor/Councilor_view.asp?id=846&cid=3&urlID=20

⁹ 蔡培楚（1888-?）開設「謙芳號米店」，在台南是白金町三丁目 96 號番地，也是三六九小報報址。1931 年連雅堂回台，曾住此地。見林文月〈從雅堂先生家書觀連雅堂的晚年生活與心境〉，頁 9，「第二屆中國近代文化解構與重建學術研討會——連橫」，政治大學文學院主辦，1997 年 5 月。

¹⁰ 參見《臺灣研究》第十四卷，第二期，p57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臺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一文註 29。

¹¹ 《小報》5 號（昭 050923）刊首下有一則「本報」名錄：發行人趙雅福（劍泉）、編輯人洪坤益（鐵濤）、顧問趙雲石，另有「關係者」下列：王開運、張振樑、蘇錦墩、鄧燦琳、譚瑞貞、韓號川、陳圖南、蔡培楚，計 8 人。洪坤益（1892-1947），字鐵濤，號黑潮、濤、濤士、鐵紅，又號花禪龕、野狐禪室主等，台南市人。為南社、春鶯社社員，是參加擊鉢競技的好手。詩擅詠物，常擬女性觀點述說內心情感。

¹² 《小報》22 號（昭 051119）第 4 版刊有一則「本報同人」訊息，列有本報同人名單：編輯員趙劍

都是當時南社與春鶯吟社的成員，提供資金、撰寫文稿，維繫報刊正常出版。其他供稿的作者，尚有羅秀惠、劉魯、黃得衆、鄭坤五、許丙丁、蕭永東、趙樞馬等人¹³。報業發行中心在台南，發行代銷地區及於台北、嘉義、後壁、高雄、屏東、東港，但不穩定¹⁴。

報版除創刊為兩頁外，每號八開四頁，遇元旦及報社周年慶或復刊號則增刊為六版或八版。版面內容，頭版為廣告版，常見的廣告有嘉義蘭記書局，其餘為台南地區的商號、車商會、文具店、眼鏡行、時鐘店、醫院，偶有高雄、岡山、斗六等地的商號和醫院。二版則以「雜史」文字為主，《開心文苑》、《史遺》均為長期的專欄；連橫《台灣考古錄》、《雅言》、《臺灣語講座》，也在此版刊登；偶有較嚴肅的論壇、詩選，也刊載了一些補白的作用的諧鬧笑話。從第 29 號（昭 051213）¹⁵開始連載海外孤本明史說部《金魁星》，直到停刊，佔去二版一半的版面。第 52 號（昭 060303）起又連載綠珊齋主《小封神》，直到完結。二版版面固定為《金魁星》、《小封神》兩連載，以及《開心文苑》、《史遺》兩專欄。《史遺》自 257 號（昭 080203）移往第三版頭披，直到最後一號，似乎是放棄了「雜史」的角度，改以「說部」認定。連橫的專欄則放在二版、三版、四版之間移動，是比較特別的例子。第三版基本上是以小說文體為主，標目章回小說、社會小說、歷史小說、神怪小說、諷刺小說、現代小說、寫情小說、白話小說，不一而足。主要以長篇連載為主，間有中、短篇作品出現；偶有寸劇劇本。第四版則屬藝文隨筆，以輕鬆詼諧為主基調，有專欄《雜俎》，偶有選錄台灣竹枝詞的《古香零拾》、蒐集民歌的《黛山樵唱》、《新聲律啟蒙》、《詩壇》等詩與歌選，鄭坤五《海口大學講座》、《文虎待射》等漫談與字謎遊戲，以及介紹全島藝旦的《花叢小記》，玩風弄月，反而是不可或缺的專欄。從內容看來，包羅萬象，除了交代詩社活動、票選藝旦以外，有「社團通訊」的模樣，仍沒有「新聞報導」的企圖。政大台研所楊宏彥雖將《東鱗西

泉、洪鐵濤、陳圖南、譚瑞貞，顧問趙雲石、理事兼編輯王開運、蔡培楚、理事蘇錦墩、張振樑、鄧燦琳。

¹³ 《小報》中列名為「客員」的供稿人有羅秀惠等七人，江昆峰〈《三六九小報》之研究〉，銘傳大學應用語文研究所中國文學組碩士論文，2004年7月，頁165-177。

¹⁴ 由《小報》36號（昭051025）頭版刊頭下「本報取次所」可知，若干派報地點時有時無。

¹⁵ 為使發行時間明確，以日本昭和繫年，以下六碼阿拉伯數字，依次為年月日，以下均同。

爪)、《海外零訊》視之為「軟性新聞」¹⁶，但這些多不過是國際性的奇人異事，並無及時性新聞的意義。因此，《三六九小報》雖名為「小報」，實際上只是以「報紙的形式」存在，最多只能定位為「雜誌型」刊物。

這份報刊實際編務與營運由中壯代擔綱，大部分作品都是由詩社及報社同人撰寫，只有在「公開欄」才是外來稿。毛文芳教授將小報的書寫視界定成「情慾、瑣碎、詼諧」¹⁷。黃春成先生也說這四頁小報型刊物：「主在考據，探討字義，登載時人詩文，說說笑話、談談故事。」¹⁸。但這份結合台南地區漢學者老、詩壇領袖及詩社中堅幹部共同經營的台灣通俗漢文文藝雜誌，在殖民時期複雜的文化背景下，擔任顧問的趙鍾琪與連橫，負責《史遺》、《台灣考古錄》、《雅言》、《臺灣語講座》專欄，當然不只是為了「考據、說故事」而已。

二、《史遺》專欄的作者

《史遺》專欄從《三六九小報》創刊開始到停刊，未曾停載。從成文影刊本來檢驗，報刊結束在 479 號，其中序號有兩次錯誤；一是，第 243 號跳至 251 號，漏了七號；再者第二次復刊，從第 315 號直接跳 317 號，漏了 316 號，如此算來，全部出刊僅有 471 期。此專欄總計 94 篇目，各篇篇幅有長有短；有一日單篇，有連載數期而為一篇，也有長篇累牘的轉載文字。因此，數算篇目，並無太大意義。

就作者而言，第 210 號以前署名鍊仙的僅有：〈談石仔溪〉、〈縣令犯上〉、〈和尚春案〉、〈呂廟燒金〉、〈吹送契兄〉、〈秀才衣冠〉、〈鄉試校話〉等七篇，其餘皆署名畸雲。檢視小報第 8、第 9 號（昭 051003-6），畸雲在同版尚有「梅館漫錄」專欄〈男女變易〉上、中兩篇，在「史遺」專欄〈和尚春夢〉則另署鍊仙；而第 11 號（昭 051013）〈男女變易〉下篇署「鍊仙」時，「史遺」又改回「畸雲」。可見，「鍊仙」與「畸雲」均為一

¹⁶ 楊宏彥〈三六九小報的軟性國際新聞研究〉，政大臺研所，臺灣文學部落格，http://140.119.61.161/blog/forum_detail.php?id=101，2006 年 4 月 25 日。

¹⁷ 毛文芳〈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界〉，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文學傳媒與文化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正大學人文學研究中心暨中文系主辦，2003 年 11 月 8-9 日。

¹⁸ 黃春成〈談談南音〉，《台北文物》3 卷 2 期，1954 年 8 月，p56-62。

人之筆名，混搭使用。第 210 號（昭 070823）之後，《史遺》作者改署「亞雲」。亞雲是鍾騏長子趙雅福的筆名；子繼父志，接掌專欄。

主筆者趙鍾麒（1863-1936）字麟士，一字麟生。談詩論藝時，署號雲石；撰述雜史時，則別署畸雲、鍊仙，晚年又自號老雲、老云。原籍福建泉州，先世乾隆年間遷臺。同治二年（1863）生於台南清水寺街¹⁹。年七十七。自幼伴富商之子吳天誠讀書，因此詳熟詩書，並擅書法。1878 年入學泮，在台南縣學讀書；1887 年補廩生，入崇文書院、蓬壺書院，1888、1889 連續兩年赴福州鄉試未第²⁰。1891 年加入許南英倡立的浪吟詩社²¹，此年與 1893 年又再度赴試未第。1895 年割臺，遂絕意仕進。轉習日文，並長期擔任臺南地方法院通譯。1897 年連橫歸來，邀集故人試圖重振詩社。1906 年以社友凋零，新人輩起，另組南社²²，擔任副社長。1909 年繼蔡國琳之後，擔任第二任社長。1917 年臺南孔廟大修，乃組以成社，擔任社長，以振興孔聖樂音為志，停止二十二年之久的孔廟釋奠大典由此恢復。鍾麒退休以後，設帳收徒，積極鼓吹漢文詩學，領導台南詩壇歷二十多年，此期間也撰稿記錄史蹟逸史，保鄉土文獻，有很大的貢獻²³。

¹⁹ 張子文云：趙鍾麒生於清咸豐十年（1860）；見《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台北：國家圖書館，2003 年 12 月，頁 665-666；另見台灣記憶網，國家圖書館製作，<http://memory.ncl.edu.tw/tm.cgi>，有誤。謝興國為確，見《臺南市志·人物志》，1979，卷 7。

²⁰ 鍾麒於光緒 14、15、17、19 年（戊子、己丑、辛卯、癸巳）前後四次赴福州考舉人，因為 16 年、20 年各開恩科取進士，前一年的秋天也就增加舉人考試。乾隆晚期開始，常有恩科加考，打亂了三年一考的慣例。

²¹ 1891 年，許南英中進士南返後，邀集蔡國琳、趙鍾麒、謝石秋等人共同創立「浪吟詩社」，為「南社」之濫觴。參見〈台灣客家舊漢語文學概述〉，《台灣客家文學發展史概述》第五章，在《台灣客家網》，http://lit.hakka.gov.tw/_gcomment/doc05.htm。1895 年因割台，許南英、連橫內渡而星散，1897 年連橫歸來，試圖重振。

²² 有關南社成立與成員，連橫〈臺灣詩社記〉、許丙丁〈五十年來南社的社員與詩〉、賴子清〈台南詩文社〉、盧嘉興〈記台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鄭喜夫編撰《民國連雅堂先生橫年譜》，皆有記述，對於結社時間、地點以及社員人數，係從個人所見、所聞，各有參差。吳毓琪論文綜論，認為是蔡國琳、胡南溟、趙鍾麒、謝石秋、陳瘦痕、連雅堂等邀集楊鵬搏、羅秀惠、連城璧所組成。見吳毓琪碩士論文《南社研究》，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 年版。元智大學〈台灣詩社資料〉，云：明治四十二年（1909）選出第一任社長蔡國琳，社員名單 79 人，時間、人數均有誤。http://cls.hs.yzu.edu.tw/pclub/srch_list_result.aspx?PID=000023。

²³ 黃典權等纂修《臺南市志·人物志》，台南：台南市政府，1983 年，成文出版社影印，p365。

鍾麒的長子雅福（1894-1963），乳名德福，幼名福淮，號劍泉、小雲、少雲、榕庵主人。擔任《台南新報》漢文部記者，也常追隨父親參加南社的擊鉢吟詩比賽。1915年「南社」青年社員洪坤益、王芷香、陳逢源、吳子宏、陳圖南、高懷清等人，籌組「春鶯吟社」。1923年，與王芷香共同擔任吳子宏主持之桐侶吟社顧問。此其間，也曾任擔任以成社副社長。1930年與洪坤益、王開運等人籌辦《三六九小報》，擔任發行人兼主編，並負責《荒唐齋小話》專欄的書寫，另有〈墨餘〉、〈一笑齋諧藪〉等補白小品。第210號起，雅福更接續父親的《史遺》專欄。續刊的稿件中，雅福採用「轉載」手法，有半年以上的時間刊載〈錄採訪冊〉（有31回）、〈採訪上冊〉（有28回），在行文與「按語」中，流露了父親的口氣，顯然是採用父親收集來的寫作材料，以及「待完成的舊稿」。如得自石鼎美後人石陽睢家中的採訪冊，被抄入《史遺》，在文尾夾入「亞雲識」語；卻在〈祥異〉條下，註云：「猶憶同治元年（1861），台郡大地震——予家北鄰牆壁倒塌，僅存其半，予童時猶及見之——光緒壬午年（1882）九月間，台郡復起一回強震」；〈小琉球火〉條下，註云：「壬午（1882）之秋，七月既望，愚乘萬年清官船，將赴福建鄉試。」〈鼠尾風〉條註云：「愚年十七，當光緒六年（1880），愚在塾中窗前讀書。」〈書不誤人〉條中，論及蕭逢源，云：「壬午鄉試，在福建同寓館舍，見其作文稍嫌冗長之嫌。越三年（1885）歲考，覆試秀才，予與同廊——。24」從這些例證，都可以說明原稿仍為鍾麒手筆；雅福有心改寫，卻露出這些破綻，顯然沒有專心致力於《史遺》的寫作。

至於〈採訪上冊〉之後的〈續列志傳〉等稿件，有〈周全之亂〉、〈黃輔尋母〉，以及陳元恕等八人列傳，係襲自台南儒學教官鄭兼才的稿子²⁵。抄錄的形式有些不同，前段文字先強調資料來自於鄭兼才的《六亭文集》，結尾的按語則做道德勸說，未曾鋪演個人的所見所聞，與趙鍾麒揮灑的文筆不同，應為趙雅福秉筆。

從書寫則數的比例來看，署名趙鍾麒的作品佔58.5%，但從就以上的考察，趙鍾麒耕耘的幅度佔有八成，雅福真正著墨的空間不多。

²⁴ 〈祥異（地震）〉，見《小報》234號，昭071113；〈小琉球火〉，見235號，昭071116；〈鼠尾風〉見238號，昭071126；〈書不誤人〉，304號，昭080706。

²⁵ 〈周全之亂〉、〈續志列傳〉、〈黃輔尋母〉，從昭和8年5月6日起，連續至26日，共7期，均從鄭兼才撰修志傳稿抄下。謝金鑾、鄭兼才，《續修台灣縣志》，台北：台灣銀行，1962年。又見鄭兼才，《六亭文選》，台北：台灣銀行，1962年。

三、《史遺》內容探究

《史遺》為趙氏父子的共同文業，殆無疑義；但是要區分兩人文字風格上的差異，是有些困難，不如以《史遺》的整體表現來做觀察。就素材而言，《史遺》不外乎記述台灣鄉土典故、史料文獻、史跡逸史、耆老瑣聞；但如果換個角度來看，這個專欄撰寫的時間背景在日本治理台灣三十五年之久，耆老凋零，漢文化日見被取代的時刻，仍然著墨於台灣社會文化的觀察，也對所見、所聞的漢民族歷史故事加以記憶追索，同時也暗藏著台灣民間的生活衝突、困境以及情感寄託；不僅提供當時代文人論談的資材，也滿足了大眾「窺視」的好奇心理。

作者一邊以「作意好奇的傳奇筆法」來鋪陳故事，一邊卻以「傳述傳統文化的史學筆法」來記錄歷史事蹟，這兩種完全不同目的書寫企圖，卻能夠展現出極具特色的文體。以下選定談史佐資、社會軼聞、科舉報導、采風實錄、宮闈祕聞與因果報應等項，來加以探析。

（一）談史之佐資

《史遺》專欄撰寫於 1930 到 1935 年間，敘述的歷史事件，最遠及於宋代殉國宗室趙孟崧、良淳²⁶、時賞、孟僩、時踐等人，主要的目的乃凸顯趙文孫、伯暉、必曄三人隱遁福州、泉州等地，而成爲閩南宿儒²⁷。專欄中所見歷史人物以來台官員、地方仕紳、學子爲多，也涉獵明鄭宗族、將領，以及滿清重要閣臣；至於滿清宗室、特異功能武士、俠客、僧侶，則多以傳奇筆爲之。

1. 鄭氏家族與將領

飲水思源，《史遺》專欄對鄭成功事蹟的敘述，辨正傳聞，予以正面肯定。

²⁶ 部將吳國定開南門納元兵，良淳命家人出避，閉閣自經。有兵士解救，二度投纆死。事見《宋史·列傳》卷 451，忠義六。趙氏文中部將名做吳安國，並云良淳先手刃家人婦女，而後自殺。見《小報》349 號，昭 090613。

²⁷ 〈守身殉國〉，《小報》347 號至 350 號，昭 090606-090616。

如〈東都談賸〉寫道：

從來諸家記載，不免有傳言、傳疑、偏毀、偏譽之事。是故袒甲者，每是甲而非乙；袒乙者，亦是乙而非甲。即如《五虎平南》，其鄙國姓幾無人格，此皆仇鄭者之計謀，非信史也。國姓十五歲進學，十六歲食廩餼，弱冠賜國姓，封忠孝伯，旋為御前營內都督，賜尚方劍，儀同駙馬，佩招討大將軍印，鎮仙霞關。及海上興師，纔廿四歲耳，南征北伐，日在戎馬之中，胡有與賭友陳魁奇，誘童旦至臺之事？其妄可知也。按國姓據臺，在順治十七年，時已三十七歲，至三十九歲而薨，正在軍事孔亟之秋，不待而辯而知其謠也。（昭 060429）

此處所說《五虎平南》一書，不是大宋年間狄青率眾將討平儂智高故事；而是指鄭成功率領眾將收台的故事。陳魁奇原係鄭成功的部將，被寫成兩人合謀誘引童男女來台，也是無稽之談²⁸。趙氏續說，成功因「醇酒美人」而死，也是誣言；如果因「醇酒美人」而死，斷為鄭經之為，則較可信。鄭經死後，子克臧立，為諸鄭所忌，譖於董國太設計殺害，另立次子克塽。克塽性格懦弱，諸鄭弄權，因此亡國。

在〈延平遺聞〉，主旨在主將劉國軒殺怪僧慧因，仍不忘歌頌鄭成功：

延平郡王以招討大將軍，稱罪臣，起義興師，割據金廈兩島，奉明朔以抗滿清，天下義士咸歸之。及兵艦東來，旌旗一指，驅逐荷蘭，於是誅茅剪土，開府赤嵌，雄霸海上。明季遺臣，念家山破，聞風慕義，泛海來依，延平一一禮遇之，待以上賓。以故，來歸者益眾，即有一技一能，浮槎而至，延平無不隆以客禮。（昭 051123）

劉國軒殺異僧之外，死守澎湖，與施琅對陣，趙氏亦佩服有加。也藉文嘲諷鄭克塽等人，在澎湖之役後，不陳半兵，奉表請降的無能。

²⁸ 《台灣歌仔冊——七字仔》中，有〈鄭國姓開臺灣歌〉上本，112頁，吟詠：

國姓少年健身勇，將官逐個真盡忠；身邊伊有五虎將，甘輝、萬禮甲施良；五虎逐個盡忠義，林四、許昌、陳魁奇，陳豹、陳典不驚（怕）死；清兵逐個都驚伊。見澎湖縣國教輔導團網站，<http://ceag.phc.edu.tw/modules/wfdownloads/visit.php?cid=46&lid=897>。

甘鳳池以生於台南而見錄，他的父親甘輝（?-1659），為鄭成功中軍守備。永曆間隨軍出征，金陵之役戰歿，封崇明伯²⁹。他和萬禮兩人同為鄭成功廟宇常見的陪祀將軍，廟中造型為手持官印，民間以「印官」稱之³⁰。《清史稿·列傳》載甘鳳池，云：「江寧人，康熙間俠技士」。最早將甘英、甘輝與鳳池聯繫在一起的是清末民初天津說書家常傑淼的《雍正劍俠圖》³¹。這個民間故事化的形象，擊敗濟南張大義、即墨馬玉麟³²、皮盧鐵冠僧、姑蘇西園僧，結交山東孫迪侯，甚至加入呂四娘等江南八大俠之列。

託名「國姓部下舊將」，尙有黃蘗寺和尚，以事蹟洩漏，復明無望，台灣知府蔣元樞又有知遇之恩，因此俯首就擒³³。

作者對「明季遺臣」，尤其是「鄭成功事蹟」，採取史筆正面撰寫，反駁坊間所流傳具有污蔑意圖的野史。將遊俠甘鳳池等人改寫為「來台劍俠」，卻又是小說虛構之筆。

2. 古代名臣與貪官

在帝王專制時代，行八股取士，提供了士人任職公職的管道，也造就了「賢臣政治」的特殊狀況。如果賢臣能秉持正道，銳精圖強，就能鞏固邦基，造福鄉梓。儘管趙鍾麒書寫《史遺》，日本已經統治台灣 35 年，他仍然戀戀不忘知識份子登科中舉，立於朝政，出將入相的宏願。在他筆下的賢臣形象，如蔡新、張百（伯）行、左宗棠、李鴻章，甚至是來台的基層官吏，如顏鳴臯、祁徵祥、藍鼎元，均有推舉之意。至於反面的貪官污吏，如魏忠賢、和坤、丁日昌、王廷幹，也都不假辭色，口誅筆伐。

康熙朝的張百（伯）行是鍾麒最讚賞的人物。張伯行（1651-1725），河南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歷任中書舍人、江蘇按察使、福建巡撫、江蘇巡撫、戶部右侍郎、

²⁹ 常傑淼《雍正劍俠圖》第 25 回〈下請帖邀請眾豪俠，甘家堡幸會甘鳳池〉稱：甘鳳池名雨，祖英、父輝。北京師大 1992 年整理蔣軫庭記錄本，改名《雍正劍俠十三部》；另有安徽美術 1995 年 6 月出版，收在「中國俠義經典系列中」，均缺書。文本可見於漢典古籍網站：<http://gj.zdic.net/%E9%9B%8D%E6%AD%A3%E5%89%91%E4%BE%A0%E5%9B%BE&variant=zh-hant>。趙氏〈台灣奇傑〉（昭 060926）一文，作：祖父輝、父親英。〈武術餘聞〉（昭 091016）一文，稱鳳池為「甘國公輝之孫」。

³⁰ 傅朝卿、詹伯望，《圖說鄭成功與臺灣文化》（台南：臺灣建築文化，2006 年），頁 210。

³¹ 常傑淼《雍正劍俠圖》，李鑫荃整理，北京：北京師大，1992 年 8 月。

³² 與張大義、馬玉麟比武，見《清史稿》卷 505，列傳 292，藝術四。

³³ 〈黃蘗寺僧〉，《小報》36 號至 38 號，昭 060109-060116。

禮部尙書。江南某鄉試舞弊案，主考官趙某、副考官左某，仗侍總督噶禮包庇，大膽收賄。時張伯行直言舉發，噶禮則先聲奪人，捏詞誣告。康熙下旨，召張公及噶禮兩人入京廷訊。百姓聞知，以為張公此行或恐無幸，乃追其後，入京者幾及千人。廷訊得實，特命回復原任³⁴。他居官清正廉明，嫉惡如仇，對金錢毫無染指，也敢於抵制上司的橫征暴斂，康熙皇帝稱贊他為「天下清官第一」³⁵。

蔡新（1707-1799），號葛山，漳州漳浦人。乾隆元年（1736）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鍾麒文中稱，蔡新為蔡世遠姪子，帶入宮中，因此作為乾隆兒時伴讀；乾隆帝亦曾賜詩，有「垂老君臣似朋友」句³⁶。乾隆 50 年（1785）曾參加千叟宴³⁷。

乾隆與嘉慶皇帝數次遊幸江南，都前往漳浦，接受蔡新的陪駕。鍾麒盛讚蔡新：「涵養謙遜，為讀書人第一問學³⁸。」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陰人。道光 12 年（1832）中舉，三試禮部不第，遂絕意仕進，究心輿地、兵法³⁹。先後做過兩江總督陶澍、湖南巡撫張亮基、駱秉章的幕僚。同治元年（1862），曾國藩舉薦為浙江巡撫⁴⁰，戰太平軍，陞閩浙總督。後以功封恪靖侯。1884 年以欽差大臣督辦閩海軍務。次年 9 月病故于福州，諡文襄。

鍾麒撰文，表彰左宗棠的事功，並述說他與兄長宗直（植）同考鄉試。兄長以法勝，取為第一；而宗棠以「才高識卓」，補入第十八名。後來兄長「絕意進取」，表現遠不如宗棠⁴¹。其實左宗植（1804-1872）於道光 5 年（1825）拔貢，12 年獲鄉試解元。選為桂東縣教諭，曾主講澧陽書院。咸豐初年，粵寇起事，起為內閣中書，力薦江忠源

³⁴ 〈第一清官〉，《小報》45 號，昭 060209。

³⁵ 《清史稿》卷 265，列傳 52。

³⁶ 吳德功（1850-1924）《瑞桃齋詩稿》云：「年老君臣似友朋」，較為正確。見江寶釵《瑞桃齋詩稿校註》，（台北：麗文文化，2009 年 03 月），第 64 則。

³⁷ 1899-1990，日人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三度在台南、彰化等地舉行「饗老典」。鍾麒曾作〈慶饗老典〉六首。

³⁸ 〈蔡新逸事〉，《小報》90 號至 93 號，昭 060709-19。

³⁹ 〈左宗棠列傳〉，《清史稿校註》卷 419，頁 10148。

⁴⁰ 曾國藩最初舉薦左宗棠為兵部郎中，時為咸豐六年（1856），咸豐十一年再推舉浙事，同治元年四月以事功升為浙閩總督，見《清史稿·左宗棠列傳》，頁 10148-10150。鍾麒文中省略了這個過程。

⁴¹ 〈左侯逸事〉，《小報》165 號至 168 號，昭 070323-0403。文中稱左宗棠之兄名為「宗直」，應為「宗植」方是。

經略粵西，得相國祁雋藻賞識。也是個運籌帷幄的人才。因為太平軍起，擔心家人安危而歸，後來講學於衡陽石鼓書院⁴²。

至於張之洞，鍾麒稱他曾經巡撫台灣，因而撰寫其逸聞。之洞好幽室讀書，家丁某甲暗中討好，趁機專斷舞弊；又屬下懼怕之洞問罰煙毒，將阿片（鴉片）暗中攙入香絲煙斗中，使之洞久而成癮，亦加入吞允吐霧的行列。文後警示「下人之罔欺陷主」為可畏⁴³。其實，正史中之洞未曾巡撫台灣，也沒有吸食鴉片等情事。張之洞（1837-1909），字香濤，直隸南皮人。同治二年（1852）中進士，選庶吉士，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讀，官至內閣學士。早期主張禁煙，晚年則有條件的開放，抽取稅金，以便繳付庚子賠款，並籌措湖北地方的行政資金⁴⁴。

至於地方基層官員與幕僚，鍾麒亦有撰述。如藍鼎元（1651-1725），號鹿洲，福建漳州漳浦人，學問經猷，文章事業，卓犖一時。著有《鹿洲集》，內含《東征集》、《平臺紀略》、《鹿洲公案》等，均與台灣經略有關係。其中《平臺紀略》一書，對臺灣擘劃，抒陳所見，尤為精詳。如彰化設縣，及設同知巡檢，以至軍制改編，增加兵備、築城、保甲、墾荒諸事。鍾麒文中敘及鼎元幼年行徑，併及族叔藍理、族兄藍廷珍之事功。後入為藍廷珍、鄂爾泰幕僚，協助治理台灣，並陳〈治台十事〉。鍾麒讚美他具有卓越的眼光，云：「當時雖不遽行，厥後皆一一見諸實施，可謂我臺先達，治臺功勳也。⁴⁵」

祁徵祥於乾隆 27 年（1764）任台灣（安平）知縣，悉心培養讀書種子，如汪春源進士等人，即親受栽培，入署讀書。是歲科試，臺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劉勳所錄取秀才，多祁徵祥拔取士人⁴⁶。祁徵祥自言，童年廢學入布肆為徒；十九歲始覺悟，苦讀十年書，廿九歲乃中進士。鍾麒讚美他：「政治訟獄，不愧賢明宰官，毫無腐儒俗吏之氣。蓋人患不讀書耳？苟肯讀書，萬事不通，豈獨神於治獄哉？⁴⁷」

顏鳴臯於乾隆 33 年（1768），以署水師提督授福建臺澎鎮，掛帥統兵，駐鎮臺南軍

⁴² 參文化人物：岳陽市情網，<http://www.yysqw.gov.cn/Html/11/2/638549682769.html>。另見徐珂（1869-1928）《清稗類鈔·薦舉類》，<http://open-lit.com/bookindex.php?gbid=322>。

⁴³ 〈文襄逸話〉，《小報》13-14 號，昭 051019-23。

⁴⁴ 〈張之洞列傳〉，《清史稿校註》卷 444，頁 10422。禁煙之事，參見廖正佩《利劍與盾牌——張之洞在鴉片政策上的權變措施》，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論，2008 年。

⁴⁵ 〈藍鹿洲公〉，《小報》55 號至 59 號，昭 060313-26。

⁴⁶ 〈童謠先兆〉，《小報》31-35 號，昭 051219-060103。

⁴⁷ 〈宰官賢明〉，《小報》175-182 號，昭 070426-0519。

門。本文士，而性豪爽，湛深文學，精工文藝，尤擅書名。臺南故家，多留有其人墨蹟。鍾麒以相士之預言，與鳴皋助友之善行，改入武場考試，拔擢而出，讚美他說：「軍門之意氣仁心，足以欽鬼神，而愧澆薄⁴⁸。」

武狀元王世清，為前清同治朝武科狀元，膂力絕人，有神射之譽。王狀元中後，授職為某鎮遊擊。未依例跪獻盔甲，得罪總督。因此隨繳印綬，拋官職，潔身退遯，旋流寓臺南安平武營一帶⁴⁹。史上王世清實為咸豐六年（1856）武狀元，同治三年（1864年）為遊擊將軍，隨左宗棠、徐宗幹入福建臺灣剿賊有功。次年返回，為同事毒酒暗害，功勞終被他人所頂替⁵⁰。鍾麒以小說之筆，讓王世清留寓台南，將其人「在地化」，想有愛才惜才之思，因而以虛筆改寫。

至於貪官亂政之人，明清兩代必以魏忠賢、和珅為例。雅福以 10 號的大篇幅敘述魏忠賢亂紀干政之實，並引用紀昀《樂陽消夏集》文中記載，談魏忠賢死前光怪陸離之事。還以自己在 1918 年夏天與從兄懋園看見雷擊的情景，證明「天雷」之存在⁵¹。寫乾隆 41 至 60 年間和珅弄權，嘉慶帝即位後將之正法。文中稱和珅為梅妃轉世，乾隆皇帝仍居東宮之時，有段情緣，為太后縊殺。乾隆期望來世與梅妃再結情緣，因此有了這段情孽⁵²。至於現實界的貪官惡吏，如蘇阿成，廣東佛山鎮人，冒充武官蕭瑞芳名義，來任安平水師協鎮。敗績被殺⁵³。鳳山縣令王廷幹，以進士授知縣，運餉來臺。未幾，補諸羅縣，後轉任為鳳山。性極貪鄙，愛財如命，不特案情顛倒，自然暴斂橫征，民不堪其苦，激起民亂。老百姓言：「王廷幹看錢無看案。⁵⁴」來台官員官箴良窳，與百姓的福祉有關，當然是作者所關心的話題。

⁴⁸ 〈棄文就武〉，《小報》24-25 號，昭 051126-29。

⁴⁹ 〈狀元神射〉，《小報》21-22 號，昭 051116-19。

⁵⁰ 見《武鼎甲考》，<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737101/>

⁵¹ 〈惡闖終報〉，《小報》376-386 號，昭 090913-1016。

⁵² 〈和珅弄權〉，《小報》428-435 號，昭 100316-0409。

⁵³ 〈談蘇阿成〉，《小報》2-3 號，昭 050916-9。蕭瑞芳是否即為蘇阿成？根據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 72，云：「軍機大臣字寄之前，掇入『有人奏：蕭瑞芳即蘇阿成，此人係屬欽犯』數語。所以必指出蘇阿成者，俾該犯知獲罪有由；所以渾稱欽犯者，恐洋人事後饒舌，則以海洋強盜、接濟賊匪等事著其罪狀，以杜洋人之口實。即於是日將蕭瑞芳押赴市曹正法，閩郡紳民歡聲雷動，共僞天威；並無一人豫知底蘊，即臺灣鎮、府至今未見全案。」平添為小說家素材。

⁵⁴ 〈請賊守城〉，《小報》39-40 號，昭 060119-23。

從這些大篇幅書寫歷史人物與官箴的故事，可以看出鍾麒向讀者敘述歷史事件，傳遞傳統倫理教化的觀念，以及臧否政治風氣的企圖。

3. 在台鄉紳、學子

台籍人士獲功名者，《史遺》中列有蔡廷蘭、許南英、蕭逢源等人。蔡廷蘭（1801-1859），字香祖，澎湖人。13歲補弟子員，得澎湖知縣蔣鏞的欣賞。道光14年（1834）主講臺灣引心書院；16年（1836）鄉試畢返鄉，遭颶風，飄泊到越南，步行四月，歷萬餘里，始返回，撰成《海南雜著》。17年（1837），周凱任臺灣道，聘廷蘭主講崇文書院，兼引心、文石兩書院。24年（1844）中進士，歷官峽江知縣、南昌水利同知、豐城知縣等，有政聲。以抗太平軍有功，升贛州同知。鍾麒記述廷蘭為澎湖第一位卻也是唯一的進士；特別讚許他十歲隨父渡海，赴臺南應童子試，取秀才。故住家門聯作：「七歲能文澎少有，十齡進學郡週知。」⁵⁵

許南英（1855-1917），字蘊白，臺南人。住城內馬公廟畔，自少勤苦讀書，年將近壯，始入學。光緒11年（1885）中舉，16年會試，中經魁，授兵部主事。構屋園名曰「窺園」。在台南創設民勇練團，擔任總會長。補廣東三水知縣，陞漳州府知府。1912年，渡海歸臺，處理族中公業，僑寓東門吳園，日與南社吟友鬪酒鑿詩；再渡臺，移寓黃氏故園。歸廈之後，前往印尼棉蘭，竟客死他處。鍾麒與南英交情甚篤。故於此文中記述其子肖雲、贊元、聲谷、敦谷、地山，其長孫作新，均有傑出的表現。因題文名曰〈善人有後〉，美稱為「吾臺之光」⁵⁶。

臺南城內尚有蕭逢源，原籍鳳山縣人。每日孜孜不倦，無間寒暑。清早讀左傳、時文、古文，上、下午溫讀經書。過其門者，時聽咕嚕啞唔之聲。三更燈火，猶誦讀不輟。為來台督學的陳學棻所器賞，以養女為蕭逢源側室。光緒18年（1892）及進士第。授浙江某縣令，1895年攜家西渡，遂家於杭州。子孫仍返臺南祭掃。有玄孫蕭猛君。因作〈書不誤人〉，以誌蕭逢源的勤學⁵⁷。

臺南尚有天才神童，年紀很小已經進學。如陳潤黃、汪春源、許芷涵、謝石秋、許

⁵⁵ 〈十齡進學〉，《小報》103號，昭060803。

⁵⁶ 〈善人有後〉，《小報》88-89號，昭060703-06。

⁵⁷ 〈書不誤人〉，《小報》303-304號，昭080703-06。

龍駒、賴文安⁵⁸、王人鳳、王人驥⁵⁹等人，皆加以詳述，以為台南之光。

臺南有英國醫生馬雅各父子，前後來主持基督教會所創設的新樓病院院務。兩人醫術精妙，婦孺皆知其名，暱稱老馬、小馬醫生。老馬醫生主院之時，對於奇難怪症，一經施治無不靈驗如神；能以帝王切開術為婦人三次剖腹生產⁶⁰。

以上所論述台灣的鄉紳、文士，尤其是台南一地人物，明顯的強化台人的「文化意識」與「地方關懷」，同時也能修補方志不足的遺憾。

4. 武士、俠客與異人

記載武藝僧人，有台南開元寺、黃檗寺二處。開元寺歷代住持，始於賣鹽順，為追蹤少林寺逃僧而來；其後有榮芳師、來勝師、玄精師、傳芳師。每位住持來歷、性情、成就，皆有所刻畫，有閱讀的趣味，卻也間接說明了台南地區佛教傳播史，以及對民眾信仰的影響⁶¹。至於建於大北門外校場前的黃蘗寺，內有反清復明的僧侶，後降於台灣知府蔣元樞，則難以考察其真相⁶²。

明知甘鳳池為民間傳奇人物，不可輕信。作者卻又編出其姊留在台灣，受少年軍官相救，因而委身其人，生一女。後來，軍官升為總兵，女兒將嫁，發篋見昔日珠寶，始知該員為搜劫之匪，遂刺殺之。則甘鳳池之姊亦俠女云⁶³。若乾隆、嘉慶之間匿居台北門之少林弟子王齋，同治時期的盲目大舍、泉州李子知、穎川生，道光、咸豐年間京師老名宿董海川、歐陽微、丁姓嘉定老人、無錫寶榮光⁶⁴，所謂劍仙俠客者，皆在真假虛無之間。篇幅甚長，刊出時佔有 24 號，氣勢奪人。

這些舊說、軼文，多屬傳奇之筆，無史可徵。然則地方盜匪、械鬥之事，如天地會彰化戴萬生、淡水憨虎晟、小刀會林恭、嘉義嚴辨、鳳山陳光愛、陳周全、海盜蔡牽；

⁵⁸ 以上眾人見〈神童天才〉，《小報》65-68號，昭060416-26。

⁵⁹ 王氏兄弟見〈童年高科〉，《小報》101-102號，昭060816-19。

⁶⁰ 〈名醫神技〉，《小報》54號，昭060309。〈教會史話〉第3輯，201話，《台南教會公報》2021期，1992年12月25日出版，云：老馬醫生在台時間為1865年5月至1871年10月；小馬醫生1883年12月至1884年10月。

⁶¹ 〈開元異僧〉，《小報》26-30號，昭051203-16。

⁶² 〈黃檗寺僧〉，《小報》36-38號，昭060109-16。

⁶³ 〈奇婦報仇〉，《小報》414-427號，昭100126-0313。

⁶⁴ 〈武術餘聞〉，《小報》386-409號，昭091016-100103。

以及鳳山蔡湖桂與陳甲、陳丙、尤永記父子的纏鬥，無從一一述說，都是血腥而無解的廝殺。或許這些武俠故事，正是當時軍民、民族、種族、社群、盜匪衝突的縮影，成為嗜血與鬥爭的隱形讀本。

從以上四類人物書寫，鄭氏家族、滿清閣臣、來台官員、地方仕紳、才俊學子，多以歷史筆法敘述，期望留給讀者典範；至於貪官污吏、特異功能武士、俠客、僧侶，則多以傳奇筆為之，誇張、附會、渲染有之，也添加神奇靈異事件，來吸引讀者的目光。

（二）社會軼聞之探奇

偷情、貪色與謀殺，是民間不曾缺少的題材。〈鄉試笑話〉寫士人赴福州鄉試，租賃房屋，因居處狹窄，常見不雅情事；或貪迷房東妻女美色，招致仙人跳⁶⁵。〈食色異性〉羅列海蘭察、紀曉嵐、凌定國、文總督等食與性的怪癖⁶⁶。〈呂廟燒金〉則描述台南某士子做客他鄉，妻子受呂廟道姑誘引，與屠者私通，獨留七八歲的女兒在家，誑說前往燒香取糕。女兒無知，每每詢問糕餅。醜事流傳開來，編造俗語云：「呂祖廟燒金，糕子忘記取回來。⁶⁷」又有〈吹送契兄〉故事，云某鼓吹手之婦妖媚，私所歡翁仔擋之外，情人無數。某夜，與情人幽會內室，丈夫歸來，鼓吹娘仔情急計生，要求丈夫掩目吹喇叭，情人趁機鼠竄。鄰居笑稱：「噴鼓吹送契兄出門。⁶⁸」這兩樁故事，各有「攢籃假燒金」、「鼓吹娘仔害擋擋」之謠流傳，雖云百年前台南地區公案，想係趙鍾麒藉民間故事改寫。

貪色、信讒，致生命案。台南和尚春誘引洗衣婦之幼女，致疾而死，被判站籠死刑⁶⁹。商人石阿奚殺弟一事，搬上舞台，想必轟動當時。石阿奚父親來自泉州，再娶而生阿奚。前妻來台尋親，因生阿同。阿奚董理家業之後，妾許月娥私通陳九，設計陷害阿同。阿奚不辨真假，致成凶案⁷⁰。此事與《周成過台灣》故事相似，均為遷台閩人的悲歌。石阿奚殺弟，以及受刑過程，歷歷在目。故事中對刑罰與刑具之描述，著力甚深。

⁶⁵ 〈鄉試笑話〉，《小報》31-35號，昭051219-060103。

⁶⁶ 〈食色異性〉，《小報》169-174號，昭070406-29。

⁶⁷ 〈呂廟燒金〉，《小報》15-16號，昭051026-29。

⁶⁸ 〈吹送契兄〉，《小報》16號，昭051029。

⁶⁹ 〈和尚春案〉，《小報》8-9號，昭051003-06。

⁷⁰ 〈談石阿奚〉，《小報》4-6號，昭050919-26。

阿奚受過數回大杖刑訊及鸚哥架之刑，始吐認真情。最後被判站籠處死。站籠之刑，曾見劉鶚《老殘遊記》第五回之中，卻沒有趙氏筆下仔細的敘述：

站籠之刑，係造一棚欄形木籠，寬僅容身，高可過人二尺，上釘一木枷，中空一圍，緊束其頸領，加鎖焉。半腰橫一木，可以稍坐，下墊數磚，可以立足。一、二日後，則抽去橫木，使之直立，置烈日中，不予飲食；再越一日，則減去一磚，立已不穩，只點指尖；再二日，減去二磚，則全身懸空，不終日而氣已絕矣。（第 6 號，昭 050926）

涉及情色事件，也有圓滿僥倖的結果。台南北門有結拜姊妹三人，其中第三人，人稱「女三頭」，有姿色，先嫁與賣醬油某甲，棄甲而來，居城中枇杷門巷，擇客而事。與嘉義匪首嚴辨往來，又與六館總長相好。因識得總長屬下潘姓館長，臺南安平人，美丰姿，善彈三絃。因私委終身。戰前脫去，得以安享天年⁷¹。而臺南又有流落風塵之潘翠馨。府署幕賓劉雲林見賞，又得姚太守周全，有情人遂成眷屬。趙氏因作〈星槎漁隱〉長歌以賀，成為臺南一段風流艷史⁷²。文中云劉雲林在道光 27 年（1847）中進士，查《明清進士題名碑錄》，並無此人。想係趙鍾麒在「孽由自作」的議題之外，開闢了「神仙美眷」的另一主題。

（三）科舉考試之報導

清領時期，台灣道、府、縣治均設在台南一處，書院學校較他處集中，對於台南地區在學學生參加書院學校的考試，頗為便利。臺南道設海東書院，由道臺主考；府設崇文書院，由知府主考；縣設引心書院，後改蓬壺書院，為知縣主考。凡地方書院的生員、童生，都可以參加考試。每月官師兩課，官課由官命題評閱，師課由山長宗師命題評閱，取超等、特等、壹等三類。可得膏伙銀兩獎賞，作為讀書燈火食事的費用。生員、童生，各分榜取列。鰲峰書院，則為福建省最高書院，設於福州省城，凡福建十一

⁷¹ 〈嚴辨末路〉，《小報》46-53 號，昭 060213-0306。

⁷² 〈風流艷史〉，《小報》67-69 號，昭 060723-29。

府二州，舉人、貢生、生員，皆可報名參加，高取者得賞頗厚，但難度較高⁷³。

當時台灣士子分屬臺、鳳、嘉、彰四縣。歲科兩試時，均須集中舊臺灣府城考試。澎湖航海來試，海道風波雖然險惡，多半達旦可到。島內赴試者，均渡大甲、濁水兩溪，氣候變化時，凶險異常。同治、光緒之交，臺北建府治，增多一處考場，加惠北方的考生，免除奔馳赴試之苦。恒春設縣以後，應考學生仍有二百里之遙，寄籍鳳山，參加考試。後來地區性的考試，分臺、鳳、嘉、彰、恒五縣，及澎湖縣一廳，取列七榜，其一即粵籍客人也，客人合全臺為一榜；後臺南府又增加郊籍，以旅居台灣的漳泉商人子弟參加考試，別為郊籍。光緒丁亥，新建臺中府，轄臺灣縣、彰化縣，再增設雲林、苗栗二縣，計轄四縣。

考試資格的取得，頗為繁複。凡府縣例須有貢生、廩生。廩生為歲科兩試，原保、派保之用，須身家清白者，娼優隸卒子孫，概不得與考；又在本籍居住二十年以上者，方有資格，否則為冒籍；倘一人報名兩縣應試，則為跨考；此外如冒名頂替，皆屬違例犯規。考試時需驗明正身，靠臉色、鬚鬚等方式辨別，頗困難，常有誤判而使考生失去應試資格。

廩生至出貢，則亦出學，不受學老師管矣。貢生有恩拔，副歲優 5 貢，以最高缺廩生，考試出貢。補廩之法，府學廩生 30 位缺；縣學廩生 15 位缺。秀才需再應歲試，三歲不應試者，被黜。科試則任其便，秀才覆試得取一等，前五名者，如遇廩生出缺，皆可依次補廩。補廩以後，遇有出貢、中舉、事故、丁憂、死亡，則出缺，依照考試成績順次遞補。廩生因事故革廩出缺，雖得回復，也需要重考，才能恢復實廩。丁憂出缺，三年服滿，也算是虛廩，須重考。每補一缺，則後補者升進一位，府學廩生，約經過十五六年；縣學廩生，約經過十年，便可進位，至第一缺出貢矣。

另有舉薦有資財、人才者之法。拔貢赴京覆考，優者選取小京官，次選取學教官；副貢則鄉試中副榜者，歲貢則歲試開缺出貢者，優貢則品學兼優，由學官特薦，不考試而出貢者。

一般參加考試的童生，需請廩生蓋印，證明身家清白。府試、道試時，官再派廩生加印，謂之派保，才可入場。先歷縣試八場，府試八場。至學政闈試二場，謂之院試，始定棄取。再一場覆試，謂之覆紅榜，始定高下名次。被取者乃進學，俗稱秀才，或稱

⁷³ 〈文藝冠省〉，《小報》17-19 號，昭 051103-09。

茂才、博士弟子員，統稱為生員。

至於考試過程，趙鍾麒留下了詳細的紀錄：

每試一場，聽炮為號，刻刻留神。大約夜二時發頭炮，則須起床用膳，準備以待；二時發二炮，則須齊集考棚伺候；四時發三炮，然後開門點名，盡一日之長，作文交卷。初場四書題文一篇，五言六韻律詩一首。文騰錄楷寫卷面，文稿草寫卷中後幅，不全者違式不取。

二場五經題文一篇，詩一首，恭默聖諭一則，約百餘字。合一二場乃出榜。榜式每五十名為一圈，陳列取者姓名，謂之菊花榜。三場以下各場，皆四書題文一篇，詩一首。至五覆，則餉士子以包子、鹵麵。終覆謂之團覆，在衙署考試，則餉士子以酒食，府試亦然。

院試惟四書題文，及詩而已，院試點名，原廩保須唱名認保，文得選取，則就其所坐棹號榜出，謂之吊水牌，亦謂吊草案。臺南定額，得取進三十名，每加倍備取六十名，第二場再試，謂之覆水牌，乃又定三十名，餘黜落焉。定保為臺澎道，兼提督學政，第一場，照額取吊三十名，第二場覆水牌，文理不符，及不通者，立時黜落，掛牌再補一名入試，不通，又黜一人補一人，每放銃一門，謂之獨角銃，其刻如此，凡應銃聲而擯斥出者，無不垂頭失志，懊喪十分
74。

趙氏能夠清楚寫下考試過程，想必是親身經歷。考場上各種舞弊的手段，以及放榜時看榜人的瘋狂舉止，也因為眼耳見聞，所以有詳細的記載。考中生員，每子、卯、午、酉年秋季，赴福州省城鄉試，考取者稱「舉人」；舉人以及貢生於次年春天在北京參加會試、殿試，中試者成為進士。

每到考季，台籍文士近千人，前往福州就試。因黑潮緣故，夏秋之間台灣海峽常生風浪。光緒己卯（1879）科考以前，必須自行搭坐帆檣斗船，四月末就得動身。八月考試，坐待九月放榜，至十月乃買船歸臺。如果遲至五月才渡海，常生意外，往往錯失考

⁷⁴ 〈小試瑣談〉，《小報》60-64號，昭060329-0413。

試時間⁷⁵。壬午（1882 年）時，已有萬年清官船可搭⁷⁶，橫越台灣海峽，添加許多保障。

這些辛苦獲取公廩的縣學生，有時候也會仗勢考官座主的餘威，來與地方的官員抗衡。某年海東書院齋長何廷玉，爲了要向海防撫番同知衙署，俗稱二府衙，索討學生月俸，發動衆學生阻街示威。二府衙搶先向台灣道訴苦，向福建巡撫徐宗幹遞呈告狀。沒想到徐宗幹擔任台灣道臺兼學正時，取何廷玉爲秀才⁷⁷，袒護自己的學生，因此駁回公文⁷⁸。這是科舉史中「師生相袒護」的事件。

從趙鍾麒對於士子跨海赴福州考試的描寫，讓我們看見了台灣士子冒死追求功名的苦辛。所謂科舉制度，童生、監生、貢生等資格考試、受薪、升等過程，以往僅見於制度的描述，未見有具體的實證；卻從作者不經意的書寫，留下了寶貴的「歷史再現」。

（四）台灣采風之實錄

趙雅福接手《史遺》之後，刊登〈錄採訪冊〉，連載 31 期；〈採訪上冊〉，連載 28 期⁷⁹，摘入《台灣採訪冊》等文字。但從稿件附後的按語，可知仍爲父親鍾麒所爲。

所謂《台灣採訪冊》，由陳國瑛等 17 人⁸⁰在道光 9、10 年（1829-1830）之間採錄，作爲新修縣志備用，分 81 則，包含地理位置、山川、氣候、縣城、風俗、奏議、選舉、職官、列傳、名錄，不一而足⁸¹。抄本分 6 冊藏於石陽睢家，鍾麒從中擷取 2 冊，即紀事、祥異、兵燹等三類，另有內閣回覆福安康奏議的文稿。所謂「紀事」，又分寇

⁷⁵ 〈文藝冠省〉二，〈小報〉18 號，昭 051106。

⁷⁶ 〈錄採訪冊·小琉球火〉，〈小報〉235 號，昭 071116。

⁷⁷ 徐宗幹、何廷玉師生之情甚篤，見徐宗幹〈復何廷玉書〉，《斯末信齋文編》，台灣文獻叢刊第 87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頁 112。

⁷⁸ 〈秀才毆官〉，〈小報〉462-465 號，昭 100709-19。

⁷⁹ 〈錄採訪冊〉，從昭和 7 年 9 月 23 日至 8 年 1 月 26 日止，連載 31 期；〈採訪上冊〉，從 8 年 1 月 29 日起，迄 8 年 5 月 3 日，連載 28 期。

⁸⁰ 參與工作者有陳國瑛、曾敦仁、林師聖、陳肇昌、楊文顯、蔡國香、蘇德純、蘇鳳翔、黃本淵、黃化鯉、吳尙心、林棲鳳、石川流、吳廷箴、翁守訓、吳春祿，尙少見 1 人。

⁸¹ 台灣大通書局編纂「台灣省文獻史料叢刊」，從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原名省立台北圖書館）借出，係 1939 年 8 月台南石陽睢家所藏抄本 6 冊，重新鉛字排版加標點，1984 年出版。現今聯合百科電子出版公司「知識庫中心」已經將此叢刊書籍數位化。

亂、閩粵、樟泉三類，細數乾隆、嘉慶、道光之民亂。有關「祥異」，包含地震、小琉球火、加藤港暴漲、星異、水災、鼠尾風、火災、雨水、虹霓、其他等 10 類。有關「兵燹」，為嘉慶 10 年（1805）蔡牽犯鹿耳門寫起，至 14 年蔡牽落海而死為止。雖為台南鄉紳、貢生之舊稿，鍾麒也補入個人所見、所聞，延續道光、咸豐、同治、光緒日後生發之事，大有校訂、增補史事的作用。

至於內閣回覆陝甘總督將軍福安康議奏一文，鍾麒則以〈採訪上冊〉名之，文中呈現福安康經略台灣，消弭林爽文之亂所面臨的問題，因此奏陳 16 條議；同時也看出清朝閣臣對台灣議題處理的態度。鍾麒引述此段議奏，讓讀者也能「見當時台灣之政也」。

（五）宮闈祕聞與因果報應

窺探宮闈，揭開神祕的面紗，滿足人們的好奇，也是舊時歷史小說的主題。在《史遺》也不免有這樣的傾向。如描述孝莊文皇太后，即為皇太極的愛妃博爾濟吉特氏勸降洪承疇，史上喜歡連結到攝政王多爾袞對孝莊皇太后的追求⁸²。

乾隆故事，最凸出的是生世之謎。官至宰相的陳世倌，人稱陳國老，以其子與雍正皇后交換其女。乾隆借南巡機會，至國老墳墓前，以黃布為障而行跪禮⁸³。

乾隆皇帝好色，因此在如意洲建列豔館⁸⁴，又稱「魚台行宮」。而乾隆與和坤的關係，也被渲染為與雍正妃子梅妃的一段戀情，渴望來世再結情緣⁸⁵。至於紀曉嵐好色，缺少女性同宿，則「眼珠暴脹，滿臉紅筋浮露，佝僂而行⁸⁶」，則附驥於乾隆故事之中。

書中尚描寫道光皇帝儉吝，大婚以後，一變豪爽之氣，諸費裁減，所穿衣服全係破舊。其時，有大學士曹振鏞生性亦鄙吝，與道光帝恰成一對。每天宣召進宮，所談非國

⁸² 此段故事可見於來自蔡東藩《清史演義》第 10 回〈失輜重全軍敗潰，迷美色大帥投誠〉。

⁸³ 清末天撮所著《清代外史》，書中撰文〈弘曆非滿洲種〉，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第三十回加以渲染，1925 年上海出版許嘯天《清宮十三朝》，遂成定案。

⁸⁴ 以上均見於〈街名七星〉，《小報》471-479 號，昭 100809-0906。亦見於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第 51 回〈燕瘦環肥國外選色／偷寒送暖宮內納姬〉。

⁸⁵ 〈和坤弄權〉，《小報》428-434 號，昭 100316-0406。

⁸⁶ 仍在〈街名七星〉之中，此節從孫靜庵《棲霞閣野乘》（北京：北京古籍，1999）改寫。

家政事，俱係家常瑣屑，費用物價等等⁸⁷。

咸豐皇帝，多藉藥力豪興，每用輒隨手放置。一日，宣召翰林院丁文誠入圓明園。丁文誠於御書房坐候，四下觀看，忽見高几上玉盤內，貯有蒲桃，紅潤鮮妍。不覺伸手，摘下一個，送入嘴內，咀嚼之下，忽覺有一股熱氣湧出，始知是春藥。因諫咸豐取鹿血服食，勿用藥物⁸⁸。

因果報應是民間信仰的表現，在《史遺》之中有福報、惡報。漳州人丁瑞伯來台經營，勤謹努力工作，每除夕夜則以 50 金至賭場作戲。不意某年除夕，竟贏得 3200 兩，收購祥益布舖，因此致富⁸⁹。顏鳴臯赴考途中，經紀友人喪事而耽誤考期。經相士指點，改考武科，竟因文采通過筆試而獲取功名⁹⁰。吳大廷為臺澎兵備道，為民祈雨。歸署後，夢黃寶姑娘來見，乃為建節孝祠供奉。其子之病，竟可不藥而癒。吳道臺大喜，因此在辜婦媽廟添建後殿，塑黃寶姑娘像，奉祀其中⁹¹。文末，趙氏還加了一段評論，云：

執一偏之見者，或以為涉於神怪，出於迷信，為舊學之愚說。然故老傳聞，言有足證，自非齊東野人之語。況天地之大無奇不有，見聞未廣，遽以為必無是事，未免臆斷。天地間無非陰陽二氣，得陽氣為神，得陰氣為鬼。男婦節烈，皆有一點剛大正氣，自然長在人間，不與草木同朽。方今新學昌明，且有靈魂之學，甚至能攝靈魂之影，其足以傳言於人世可知，抑且此事，尤足以風世，有裨於人心不淺，胡可一味抹煞也。(同上)

赤誠可以感天，城隍必然靈驗而可靠。有桐城汪大澄者，務農為業，幼時即與鄰居葉氏之女碧如訂親。無何，遇太平軍之亂，葉家富有，遭匪劫掠一空，碧如被挾持外地，淪入樂籍。汪大澄努力探訪碧如消息，偶入城，休憩城隍廟中，得籤文指示，前往

⁸⁷ 〈錢財多愛〉，《小報》114-117 號，昭 060929-1009。

⁸⁸ 〈誤食蒲桃〉，《小報》99-100 號，昭 060809-13。亦見於孫靜庵《棲霞閣野乘》中。

⁸⁹ 〈福竟四至〉，《小報》468-470，昭 100729-0806。

⁹⁰ 〈棄文就武〉，《小報》24-25 號，昭 051126-29。

⁹¹ 〈節烈靈異〉，《小報》294-298 號，昭 080603-16。

湖北尋找。果不負真心，又遇士子協助，鼓動督憲出面主持相會，遂成夫妻⁹²。雅福又云城隍奇事，云：臺南城隍內有府縣城隍二廟，香火頗盛，市人甲夢遊城隍廟，見乙、丙、丁三人自廟中出，皆昔時相識。乙言舊案已發，不知如何。次日，甲向旁人問訊，始知乙臥病數日矣，越日身亡，而丙、丁亦相繼死⁹³。可見城隍不誣。又有某生者學道，道士畫符於石，又教以咒語符法，使返家途中可以行醫救人，換得路上盤費。返家後，某生仍行醫業，並道出此術來由。夜夢中，受道士懲罰，罰吞下紅丸，因此啞不能言語。某縣書吏建議巡撫移牒該地城隍。越三日，某生夜寢，城隍派人相迎，道士亦出席，遂解除此災。明日晨起，已能言語如常，無所苦矣⁹⁴。是則城隍乃扮做和事佬，為人解困救厄。

至於鬼魂復仇，趙氏連寫三則。首為林投姊顯靈報怨之事；次引錢泳《履園叢話》之商邱縣寡婦報冤事件；三寫嵌南田子大佔友財、姦友妻，棄之不顧，怨婦死後報仇，全家亡命⁹⁵。鄉試期間，鬼魂報復之說亦多所聞。鍾麒云，鄉試每科均有怪事，駭人聽聞。受報復而亡的死屍多從貢院後墻，縊下外面空地。因為冤抑莫伸，魂入考場，必索仇人之命而後已。台人赴福州省城考試，因隔海重洋，且無重大結冤之事，故場中雖被作祟，每每渡臺返家之後，始奪其性命。並舉出五例來證實科舉果報非爽⁹⁶。

除了上述的談史佐資、社會軼聞、科舉報導、采風實錄、宮闈祕聞與因果報應之外，趙氏喬梓也加入〈祕魯短訊〉、〈南洋僑俗〉、〈海國變遷〉、〈卑南王事略〉等域外內的探奇，務求搜新標異，以滿足讀者閱讀之需求。如果要明確的區分何者為「敘史」之筆，何者為「傳奇」之筆？是有些困難。大體撰寫正面人物或典章制度，以「史筆」為之；而描述反面事物，或奇人異事，則多加渲染，以「小說」筆之。

四、《史遺》寫作技巧之探究

從上節所引述的故事題材，包含了傳奇、野史、社會傳聞與時事，無非要引起廣大

⁹² 〈至誠通神〉，《小報》309-313號，昭080723-0806。

⁹³ 〈城隍奇蹟〉，《小報》314-315號，昭080809-13。

⁹⁴ 〈城隍靈驗〉，《小報》317-319號，昭090223-0303。

⁹⁵ 〈冤魂顯報〉，《小報》82-87號，昭060613-29。

⁹⁶ 〈鄉試果報〉，《小報》317-號319，昭090223-0303。

讀者閱讀的喜好。在寫作的風格筆觸上，有唐代傳奇的章法，但爲了因應報刊分期連載，不免要連綴許多短篇故事而爲長篇形式。爲了取信讀者，趙氏父子每每註明時間、人物、地點，但仔細考述其書寫內容，則又與正史有若干出入，顯然有「民間故事母題化」的傾向。然則趙氏父子沒有秉持史官春秋義法，爲千秋萬世立褒貶嗎？試先從書寫的筆觸來分析：

（一）遵循唐代傳奇之遺意

〈黃蘗寺僧〉描述乾隆時期，有異僧來自海外來，住台南大北門外黃蘗寺，與台灣知府蔣元樞爲莫逆之交。忽有飛鴻，命收此僧。僧見蔣府神情有異，詢問得情。爲了不刁難摯友，僧願以身殉難。將鑰匙、簿籍、箱篋悉數密交徒衆；遺金百餘萬贈給蔣府，並吩咐早日離開台灣，以免被刺。待決日之前夕，有黑面虬髯前來相救，僧爲袒護黨內同志，自願以己性命交換，不肯離去⁹⁷。故事情節有隱匿身分、建國願想、贈金、黑面虬髯俠客救援，與唐傳奇《虬髯客傳》，有互文之處。〈嚴辨末路〉中，女三頭向潘姓館長示好，私約再相會。潘某則回問：「如六館總長何？」⁹⁸語氣如李靖面對紅拂女的私奔一樣，充滿了猶豫無奈。

〈魚殼大王〉中，張天雄夫婦行刺胤禎（雍正皇帝），岳父秉燭以待，僅有天雄歸來。始由天雄述說行刺經過⁹⁹。俠客之描寫，行刺之行徑，與〈紅線傳〉相彷彿。在類近的書寫中，作者多番展現俠客的神勇，故事的終結也常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喟嘆。

（二）迎合報刊連載形式之接拼

專欄中，尙有擬話本體的表現。〈呂廟燒金〉中，夫坐館他鄉，其妻遂爲某屠夫所趁，而穿梭者爲呂廟道姑。此描寫市井風情，與《喻世明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情節近似。〈無福消受〉中，崑山船主楊某，收容友人之子金三，擬招爲婿。未料患病將死，乃拋諸孤島。金三獲救未死，反得藏金八箱，遂爲富翁。後僞裝返回，與楊女重

⁹⁷ 〈黃蘗寺僧〉，《小報》36號至38號，昭060109-060116。

⁹⁸ 〈嚴辨末路〉，《小報》46-53號，昭060213-0306。

⁹⁹ 〈魚殼大王〉，《小報》435-459號，昭100409-0629。

會，再續前緣。這個夫妻重合的故事，較《喻世明言·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有情義，情節處理上也是有若干相符；不過更訝異的是，法國大仲馬《基督山恩仇記》獲金再出的情節，竟也有相合之處。

《小報》每三、六、九日發刊，要提振讀者持續不輟的閱讀興趣，因此發展出以題材或主題相近的故事，連綴而為長篇的方法。如〈奇婦報仇〉篇，先以鄧姓總兵之女與塾師孫苻洲之侄戀愛婚姻為開端，甘鳳池之姊為清朝軍官所誘婚為中段，再以奇女子壓制虎將軍坤元為結，三段類疊，使故事主題凸顯。

又如〈得君奇遇〉篇，先以雍正六年（西元 1728 年）藍志忠的奇遇為始，轉到乾隆八年（1743）楊瑞蓮奇遇，三轉道光朝（1821-1850）林中救下自殺的窮官員，四轉同治朝（1861-1874）廟祝的奇遇，五轉同治帝寵幸美妓因收入宮的故事；這五則故事並無關聯，純粹是以情節上的類比而排列。

最好的表現當以〈魚殼大王〉為例。故事從鄭芝龍舊部張祿說起，後來出走關外，成為滿州某都統的幕僚，最後竟遠走日本，葬身鯨魚之腹；其次，以其子天雄為主角，千里尋父，殺鯨魚為父報仇；其三，天雄因友人識得武某，娶武女，生漁娘，投身清宮的政爭；其四，天雄刺殺雍正未果，犧牲了妻，因此隱遁微山湖；其五，康熙立胤礽為太子，因此武某派人訪尋天雄，有勇士沈某應卯，惟願娶得漁娘；其六，胤礽狂疾復發，武某坐困，天雄與沈某歸來；其七，沈某述說親訪微山湖，改赴粵東，加入官府捕役行列，始知天雄所在；其八，天雄勸武某不再偽滿人服務，武某不聽，天雄黯然離開，沈某與漁娘亦往微山湖；其九，胤礽失敗，武某與子媳皆被殺，沈某與漁娘歸返收其屍而去；其十，倒敘雍正即位，通緝天雄，為浙江總督捕獲。沈某與漁娘隨跡而至，救出天雄。天雄主持婚姻，並促兩人回返收武某及家人屍首；十一，漁娘建議聯合呂留良知孫女四娘，以為復明之計；十二，雍正發墓辱呂留良，漁娘僅救得四娘；十三，天雄被捕，漁娘、四娘救回，兩江總督于清端轄下老捕役索得天雄，押送金陵。舊友某甲入監探望，酒中下毒迷昏天雄，因此被刑；十四，二女援救不得，奪天雄屍而返，並刺殺某甲；十五，漁娘廬墓，吩咐沈郎進京探視四娘，為舊友殷某以血滴子所害。二女殺殷某，重返微山湖；十六，雍正夜半失首；原來是四娘冒充進入雍和宮殺死雍正帝；未曲，二女生活於微山湖，豪家子欲染指二女，反被殺死。二女從此不知所蹤。這則故事可略分為 17 段，經歷了三代人物，事件糾纏康熙、雍正兩朝，情節曲折，連載 25 號，足見篇幅之大，必能吸引讀者的目光。

至於將明代福建名人李廷機、葉向高寫成學生兄弟一事，應為民間文學之變調。故事始於泉州李翁使妾與葉僕私通，以奪葉僕後嗣。僧人獻計，建議葉僕可奪一子逃去，將來仍可以因子貴而封翁。葉僕因此攜子逃往福州，是為「向高」，而留在李家的為「廷機」。後來兩人都拜相，而成為清廷左右輔弼。文末又說李廷機好堪輿之學，相中吉地，俗謂「田螺吐痞」，子孫可以大富貴。地主要求以女兒交換，因此，李廷機以三女嫁之。而三女兒為了夫家興旺，以巧計留下了田契，李廷機也只能祝福女兒。此故事中，「蛇郎君」與「田螺李門環」的母題，呼之欲出。李廷機（1542-1616），晉江人，萬曆 11 年進士，35 年 5 月晉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佐台閣。次年病歸，不再出。葉向高（1559-1627），福清人，也是萬曆 11 年進士，同年同月晉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但遲至 11 月入閣，任職七年；泰昌元年再召，晉中極殿大學士、上柱國，任職四年¹⁰⁰。向高的父親朝容（1515-1586），恩貢，官養利知州¹⁰¹，非僕人之輩。兩人都是明朝人，年紀相差 17 歲，不可能為學生兄弟。兩人卻是萬曆 11 年進士同榜，也幾乎同時入閣為宰輔。可知小說家虛構之筆而外，也多所參佐影射。

（三）模倣史官秉筆論判之義法

趙氏父子撰寫《史遺》專欄，有模倣史官做論判史筆的意圖，表達個人的意見，也能持中允之論。每則故事均有論贊附語。如〈談蘇阿成〉，末云：「前清兵事之廢墜如此，可憐也夫」；〈延平遺文〉按語曰：「天下之恃勇如僧者比比皆是，中有殺生之一日也」。

對於八股文的態度，在〈左侯逸事〉中，云：「八比一事，原不害人，人自害耳。因其有門戶，可以依傍，爭取捷徑，依樣葫蘆，以為獵取功名之具，故愈趨愈下耳。」

在〈秀才衣冠〉批評：「滿清時，秀才衣冠沿明制，穿青衫，戴涼帽，穿皂鞋，腰荷包，左善袋，掛紅綢，簪金花；以今日的角度觀看，簡直像岳王廟、城隍廟的掌牌官，身材要是高大的，將疑為謝必安，身材小的是范無咎。」可見趙氏喬梓均有正言直語的勇氣。

有關福建巡撫丁日昌（1823-1882）於光緒三年（1877）渡海巡臺一事。趙氏描述其

¹⁰⁰ 《明史·宰輔年表》卷 110，萬曆 35 年至天啓 4 年條，台北：鼎文，1980 年 1 月，頁 3374-3379。

¹⁰¹ 《明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中央圖書館，1978 年 1 月再版，頁 731。

人好黑夜徹行，刺探私事，雷厲風行，屬下無不凜凜。臺灣道夏獻綸還邀請丁日昌入主當年的小科考試。可見得丁日昌的武文皆宜。然則丁日昌在臺灣任上，有府班以鼻煙壺暗藏四萬銀兩匯豐支票送賄，為家僕盜出倒換。丁日昌追討不及，派刺客追殺，亦不及。後來丁日昌退休，歸廣東故里，大興土木，拓地為園，侵佔了民間墳地，引起公憤，逕致抑鬱而死¹⁰²。一般歷史均記載丁日昌之事功，美言其成就，唯獨趙氏筆下，指摘丁日昌為貪鄙且無情、無義之人。真相如何，尚待史學家進一步考證。

五、結論

從以上的資料爬梳，《三六九小報》的主事者應為趙氏父子。歷來學者對《三六九小報》的定位並不高，均以文人遣興，談論風花雪月之事，要論述為「保存漢文文學」的意義，可能不大。但就豐盛的史料或精彩的傳奇述說，使用流利的文筆書寫，可以說是「從歷史遺珍中生發的文人戲墨」。如果從出版的形式來看，其實是以刊載廣告來牟取商業利益的動機，亦不能否認。無論如何，這個《小報》經過五年的發行，留下當時作家撰稿為文，無形中保存的文化活動與紀錄，就文化史的角度觀察，有提供「文化誌」材料的用途，呈現台灣士子文人對漢學的集體記憶，而達成作為「公共媒體」的意義。

施懿琳撰文說，《三六九小報》值得注意的是，選錄了早期佳作的〈古香拾零〉；收錄當時較小型詩社如留青吟社、香芸吟社的擊鉢作品；品評當時名妓的〈花叢小記〉；模仿民歌而撰寫的詩歌，如蕭永東的〈消夏小唱〉；舊文人的古典新撰，如許丙丁的《小封神》等。在新文化衝擊，以及日本殖民當局管制下，這群舊文人以玩世不恭、嘻笑怒罵的態度刊行了《三六九小報》，雖然多屬微細末節之瑣屑作品，但在彼時實別具特色，可以作為了解 1930 年代台灣舊文人種種面貌及生活實況之憑藉¹⁰³。

趙氏撰寫〈台灣詩醇序〉時，曾說：

蓋山川、人物、風俗、民情，足以供文人之題詠，抒學士之文章，其蔚而發於

¹⁰² 〈談丁日昌〉，《小報》132-140號，昭061129-1226。

¹⁰³ 施懿琳撰《三六九小報》條，《臺灣歷史辭典》，台北：遠流，2003年5月。

詩也，有必然之勢也矣。詩作者感物而吟志，創作的過程吸納各類題材幾經醞釀、發酵，才呈露於外，乃有必然之勢。詩乃具有音樂性的文學，詩歌文字的音韻乃隨著人內在心緒自然律動而形成，儘量避免刻意營求之。

對於《三六九小報》的經營，趙氏喬梓也是在「感物吟志」，發為詩作、文章，絕不刻意去雕琢營造，無病呻吟。

專欄《史遺》的書寫，顯然以父親趙鍾麒為主，是《三六九小報》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趙氏以史家之筆，撰寫史料考證、科舉見聞，也記錄了他個人所聽聞、所目睹當時的社會文化現象，留下珍貴的歷史、地理、文化等考述文字；他又以傳奇的筆法，描寫歷史軼聞、宮闈秘辛、果報思想，來愉悅讀者；為了迎合報刊每隔三天連載一次的特性，發展出「似斷非斷、欲連不連」的文體，有效的運用懸疑、伏筆、預示的小說技巧，做了精緻的表現。他嘗試在「敘史」與「傳奇」之間，做了極為神奇的拼合；在「文人敘志」的前提下書寫，又不忘記與庶民「對話」的初衷。

一般論者試圖以文體的純粹性，來檢視作家的文學成就。可是在成功的書寫者來說，從來是「越界」而為，不受拘束。趙鍾麒、雅福在《史遺》的書寫中，完成了很好的組合，同時也留下相當多的史料，讓我們理解清領以迄日治時期台灣人民的生活狀況與思想意識；更能夠從書寫間發現趙氏喬梓廣博的閱歷，以及獨特的文筆風格，自然也可以從中體會他們的文學品味與情性。